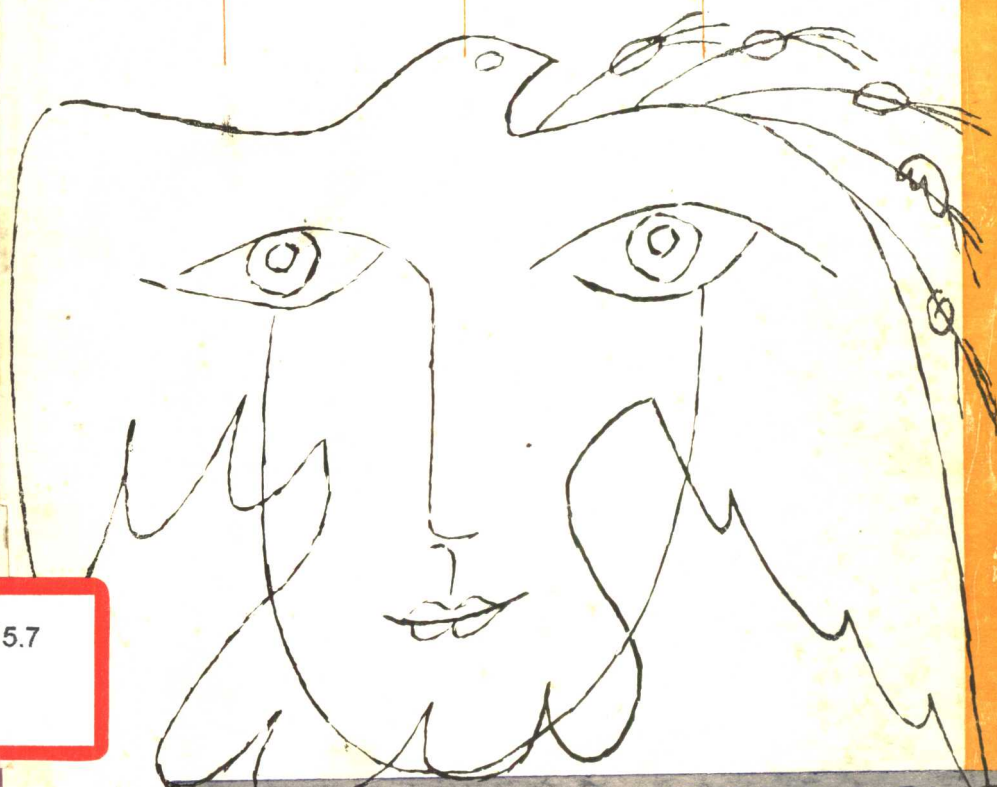


情 侣 笔 下 的 毕 加 索

〔法〕弗朗索瓦兹·吉洛

〔美〕卡尔顿·莱克著

邹义光 张延风 谢昌好 译



515.7

QING LÜ BIXI ADE BI JIA SUO

天津人民出版社

天津人民出版社

K835.515.7
B7573

情侣笔下的 毕加索

〔法〕弗朗索瓦兹·吉洛

〔美〕卡尔顿·莱克 著

邹义光 张延凤 谢昌好 译

Francoise Gilot—Carlton Lake
Vivre avec Picasso

Calmann-Lévy, 1965

情侣笔下的——毕加索

〔法〕弗朗索瓦兹·吉洛 著
〔美〕卡尔顿·莱克 著
邹义光 张延凤 谢昌好 译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30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850×1166毫米 32开本 9.625印张 4插页 216千字

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300

ISBN7-201-00062-4/K·10

定 价: 2.75元

引 言

在与毕加索共同生活的几年中，我有幸成为他艺术创作的见证人，并在日常生活中同他进行了广泛的交谈。因为年轻，当时的一切都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段经历在我一生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使我的知识得到极大丰富，尤其在绘画方面。

卡尔顿·莱克是美国的艺术批评家，主编过一本颇受欢迎的现代绘画词典。我第一次见到他是1956年，在我的画室里。当时，他正着手写一篇关于毕加索的文章。我很快发现，在怎样以最有效的方法正确评价一幅深奥的作品这一点上，我们的看法不谋而合。

这便是我们友谊的开端。嗣后，我们常在一起切磋画艺，探讨我本人绘画的发展过程。尽管过去也曾有人三番五次提议，要我写一本回忆当年跟毕加索学艺的书，但是，如果没有与卡尔顿的相识，我绝不会下决心做这件在我看来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

1961年2月，在一次共进午餐时，卡尔顿·莱克提出和我一道写作，这种合作我也很乐意，两人随后就动手写了起来。

弗朗索瓦兹·吉洛

目 次

引言

1. 我不求而得 (1)
2. 少女是以玫瑰刺为钉的巧木匠，不会
因看见血染木头而流一滴眼泪 (38)
3. 我画画就象旁人写自传 (95)
4. 用少数颜色作画给人以斑斓的幻觉，
这是因为它们调配得当 (143)
5. 万物皆以形象出现 (180)
6. “……热烈的演奏中突然响起的钹声。” (212)
7. 从孤独中来，回孤独中去 (266)

1

我不求而得

我是1943年5月在德国占领期间与帕布罗·毕加索相识的。那年我21岁，正想把绘画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寄宿学校的女友热纳维埃芙，从老家蒙彼利埃来我家小住了一个月。记得有一天是星期三，我和她还有演员阿兰·居尼一道去塞纳河左岸大奥古斯都街一家叫“卡塔卢尼亚”的小餐馆吃晚饭。

我们刚落座，就看到了毕加索，这在我是平生第一次。他和几个朋友在我们邻桌就餐。内中有一个男子，我没认出是谁，还有两个女子，一个是超现实主义灵感启示者玛丽·罗尔即诺阿耶子爵夫人。她那瘦长的面孔上衰老的痕迹已端倪初见，古怪的发型使我想起里戈作的那幅路易十四的肖像。那时她还没开始作画，却写了一本题名为《巴贝尔之塔》的诗歌小集子。

另一个是多拉·玛尔，南斯拉夫人，画家兼摄影师。众所周知，从1936年起，她就是毕加索的情妇。多拉·玛尔长着一副鹅蛋型漂亮面孔，下巴略显大了点，这是毕加索为她作的大部分肖像画上的特征之一。她那一头黑发整齐地向后梳着，挽成一个周正的发型；两只铜绿色眼睛炯炯有神，一双纤纤素手十指修长，看上去颇具特色，除此而外，最引人注目的是她正襟危坐的神态。她很少启齿，一动不动，象尊菩萨。那过于庄重

的仪表，迹近呆板。

令人吃惊的是毕加索的外貌。在我的印象中，他完全是另外一副模样。1936年，《艺术手册》杂志出过一期毕加索专号，上面刊登了一幅曼雷给他拍的照片。照片上的毕加索目光明亮，头发乌黑，身材矮小，壮得象头牛。我对他的印象就是由那张照片得来的。可眼前的毕加索头发花白，一副心不在焉的神情——可能是注意力分散或心绪不佳所造成的结果吧，我发觉他在沉思，叫人琢磨不透，使我不禁想起卢浮宫里那尊“书记官”雕像，然而，他毕竟还没有丝毫龙钟的老态。只见他不停地转动身体，指手划脚地说个没完。

进餐时，我发现他在瞅着我们，还不时地大声讲话，以引起我们的注意。他显然认出了居尼，喋喋不休地在那里说东道西，旁人还以为我们是在听他讲话。他每说一句俏皮话，都调头冲我们微笑，置同桌的朋友于不顾，终于，他站起身端了一盘樱桃朝我们这张桌子走过来，把樱桃递给我们，请我们品尝。他说话时西班牙口音很重，把浊辅音发成了清辅音。

热纳维埃芙很美。她祖籍法国卡塔卢尼亚^①，同时还具有希腊人的特征：鼻梁挺直。后来毕加索告诉我，她的脸型与他学习安格尔画法时画出的肖像很相似。热纳维埃芙喜欢突出自己的美貌，那天晚间她穿的是一件有皱褶的紧身上衣。

毕加索终于发开了话：“喂，居尼，把我介绍给你的女朋友们好吗？”

居尼介绍说：“这位是弗朗索瓦兹，是个聪明绝顶的人，”然后指着热纳维埃芙，“她，大美人，很象雅典的大理石雕

^① 系与西班牙的卡塔卢尼亚同名的地区。

像，对吗？”

毕加索耸了耸肩：“你在用演员的身份讲话，你所谓的聪明指的是什么？”

那天晚上，我头上裹了一条绿色头巾，把双颊和前额几乎都遮住了，所以他看不清我的长相。热纳维埃芙回答说：“弗朗索瓦兹是佛罗伦萨的圣女。”

“嗯，还不是一般的圣女，是还俗的。”居尼加了一句。

这话把众人都逗乐了。笑罢，毕加索说道：“不一般才更引人注目。她们是干什么的，两位不上艺术史课的逃学者？”

“我们是画家。”热纳维埃芙答道。

毕加索笑了起来：

“这可是我今天听到的最好笑的事。象你们这种姑娘绝不可能是什么画家！”

我告诉他，热纳维埃芙刚来巴黎度假，她在邦于尔斯跟马约尔^①学画。我虽然没拜谁为师，但的确是搞绘画的。我还告诉他，布瓦西·唐格拉街的一家画廊正举办我们俩的画展。

毕加索故作惊讶地看着我说：

“好哇，我也是画家，你们应该上我的画室去瞧瞧。”

“真的？什么时候？”

“明天，后天，悉听尊便。”

我和热纳维埃芙商量了一下，第二天不行，不过下周一二也许可以。毕加索点了点头，说：“你们看着办吧。”他跟我们一一握手，然后端起水果盘回到原来的座位上。

毕加索和他的朋友们离开餐馆时，我们还没吃完。那天晚

① 法国著名雕塑家，罗丹的弟子之一（1861—1944）。

上天气有些凉，他穿了一件厚实的羊皮短袄，戴一顶贝雷帽。多拉·玛尔上身穿一件有垫肩的毛领大衣，脚上是一双木质鞋底的高跟皮鞋。高跟鞋，挺宽的双肩，再加上庄重的步态，使她看上去活象古代的女骑士。她比那个穿羊皮袄、戴巴斯克贝雷帽的男人足足高出一头。

下星期一上午11点左右，热纳维埃芙和我来到大奥古斯都街7号，走进地面铺砖的庭院，爬上角落里的螺旋式楼梯，敲响了毕加索住所的大门。等了好半天，他的秘书吉姆·萨巴泰斯才从门缝里探出半个脑袋。我们从前都没见过他，却从毕加索为他画的素描复制品上见过他的尊容。居尼事先告诉过我们：准是萨巴泰斯来给我们开门。他带着怀疑的神色打量了我们一番，问：

“你们约好了吗？”

“是的。”我回答。

那从宽眼镜后面投来的目光中透出犹豫和不信任。尽管如此。他还是把我们让进摆满花草鸟笼的门厅。这些花花草草，在看门人屋里很常见，但布置在这里却显得分外优雅，把那敞开的大的窗户点缀得美不胜收。上个月，尽管有纳粹的禁令：不准展出毕加索的作品，但我在路易斯·莱里斯画廊一个隐蔽的角落里还是发现了一幅用玫瑰色和灰色画出的多拉·玛尔美妙绝伦的肖像。画的背景上有一扇和我眼前这扇旧窗户相类似的格子窗，外加上一只鸟笼和一盆类似的观赏植物。

我们跟着萨巴泰斯走进第二个房间。这是一间长方形屋子，里面放着几把路易十三时代的长靠背椅和普通椅子，上面搁着几把吉他，曼陀林和其他乐器。依我看，这些乐器一定

是处在立体主义时期的毕加索作画时用过的。后来他告诉我，他在作画有成之后就买下这些乐器保存起来，作为那个时期的纪念。房间大小适中，里面却乱七八糟。我们眼前是一张长条桌，靠右手墙边放着两张首尾相接的木匠工作台，上面堆满书报杂志、照片、帽子和杂物。一张台子上放着一块人头那么大的紫晶，中间有一个完全封闭的洞穴，里面盛着液体。台子下面的地板上是一堆旧衣服和三四双鞋子。

经过房间中央的大桌子旁边时，我注意到萨巴泰斯绕了个弯，以免碰着放在靠近通向另一个房间门边地上的一件深褐色东西。走上前去一看，原来，是一座青铜头像。

下一间屋是个摆满了各种雕塑作品的工作室。在这里我看到了《抱羊的男人》。眼下这座塑像已经矗立在瓦洛里斯市的商业广场上，当时还只是一尊石膏模型。屋里还有1932年毕加索在布瓦斯热卢完成的几件大型女人头像，一堆自行车龙头，一堆废铜烂铁，整捆的画布，一幅15世纪西班牙人画在木板上的彩色基督受难像，一个怪异的女人塑像，她一只手抓着一个苹果，另一只手抱着一个水壶般的東西。

光线昏暗的地方，挨着家具和雕塑放着一幅色调淡雅的维亚尔^①早期作品，一幅海关关员卢梭^②的作品，一幅莫迪格利阿尼^③用褐色与灰色绘成的作品以及其他油画。然而最令我惊叹不已的是马蒂斯的作品，这是一幅作于1912年的静物画。画中有一盘放在粉红色台布上的桔子，背景由深蓝色和粉红色组成。光线仿佛都被集中在这幅画上了。我不禁失声叫道：“啊！”

① 法国画家(1868—1940)。

② 法国画家(1844—1910)。

③ 意大利画家(1884—1920)。

马蒂斯的画太美啦！”萨巴泰斯回头厉声申斥我：“这里只有毕加索。”

房间尽头，又有一个小螺旋式楼梯通向二楼。楼上房间天花板很低。我们走进一间大屋子，毕加索正被七八个人围着站在屋子的最里面。他下身穿一条胡乱系在腰上的旧裤子，上身穿的是海魂衫。他一看见我们，脸上就绽出笑意，丢下那群人来招呼我们。萨巴泰斯和他咬了一下耳朵，就出去了。

毕加索问：“想不想参观一下我的住处？”

“当然想。”

其实我们倒很想他拿几幅画给我们看看，但没敢吭声。他领着我们又来到楼下的雕塑室，说：“我搬进来之前，这里是一个纺织车间。让·路易·巴罗^①住在楼上。就是在这间屋里我画出《格尔尼卡》^②，从那以后，就基本上再没在这个画室里作过画。我用一天半时间就完成了《抱羊的男人》。现在是在楼上作画。

“你们下楼时走过的楼梯，正是巴尔扎克的小说《不知名的杰作》中那位年轻画家上楼去看望普桑^③的朋友老普尔比斯^④时走过的楼梯。此人喜欢在同一张画布上反复作画从而使画面变得无法辨认。好啦，我们上楼去吧。”他从桌旁走开，率先登上楼梯。我们跟着他穿过大画室，从那群人旁边走过，他们谁也没有抬头看我们一眼。我们一直来到二楼尽头的一间小屋里。

① 法国演员兼导演（1910——）。

② 毕加索最有名的油画作品之一。

③ 法国历史上著名画家（1594—1665）。

④ 法国十七世纪的一个绘画世家。

“我在这里从事雕刻。喏，你们看。”说着，他走到水槽边上，拧开水龙头，水流出来时升起一团白雾。“很不错吧？尽管是战时，可我还有热水用。不过，如果你们愿意，可以来洗澡。”我们最感兴趣的不是热水，即使当时谁也享用不上它。

他又大谈特谈一通铜版画的制作技巧。一想到我们也许一幅画也捞不着看就得回去，今后又很可能没有机会再来，热纳维埃芙和我就失望地交换了一下眼色。就在这时，他又把我们带回大画室，拿出几幅画给我们看。我重又看到一幅金鸡报晓图，线条刚劲，色彩鲜丽，使我不禁想起另一幅整个画面不是白就是黑的画，相比之下后者就显得朴素无华。

将近一点时，那几位来客一个接一个地走了，走之前都无一例外地来向毕加索道别。从第一天起，笼罩在他画室里的那种宁静得教堂一样的气氛就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萨巴泰斯就是祭司，每个到他家去的人都是朝圣者，不过，作为朝拜对象的毕加索倒是超乎其外，对这种气氛看上去很不在意，仿佛故意要表明他无意成为人们所崇拜的偶像。

我们一边朝大门走去，他一边对我们说道：“你们什么时候想再来，就来好了。可有一点，如果要来，别象朝圣者去麦加城那样。你们来，是由于你们和我在一起能感到愉快，还因为你们想直截了当地和我谈谈。倘若你们仅仅想看看我的画，那就请到展览馆去。”

对他的这席话我并不介意，这首先是因为当时几乎在巴黎所有的展览馆都看不到一幅毕加索的画；其次则因为德国人把他的名字列入禁展画家的名单，没有一家私人画廊敢公开展出他的作品，有的书上也只采用其作品的局部。假如有谁象我这样想更好地了解他的艺术，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到大奥古斯都街

去。

这次拜访后过了几天，我去举办热纳维埃芙和我的首次展览的画廊，女主人激动万分地告诉我，当天上午来过一个眼睛明亮，穿海魂衫的小个子男人。最后她才惊喜地认出来者是毕加索。毕加索仔细看了看每一幅画后，一言不发，就走了。

我告诉热纳维埃芙，说他很可能是为了验证他在卡塔卢尼亚餐馆说的“象你们这种姑娘绝不可能是什么画家”那句话，才去看我们的画究竟拙劣到何等地步的。

热纳维埃芙却想入非非，说道：“我看他的这一举动很感动人，说明他的确很关心年轻人的创作。”

我却不以为然。他最多不过是好奇罢了。“他不过是想看看我们是否偶而间肚子里多少装点东西。”

她说：“哎！你把人给看拧了。我看他这个人 和气、开朗、爽快。”

我反驳道，他也许是故意装得爽快。我认真观察过他的眼睛，那眼神有点儿令人不安。不过，这也吓不倒谁，相反，我渴望再见到他。我耐心地等了几天，在一个晴朗的上午，拉上热纳维埃芙一道，又去叩响了毕加索住宅的大门。开门的当然还是萨巴泰斯，他从门背后伸出尖尖的小脑袋瓜，认出我们后，二话没说就放我们进去了。来之前，我们想起把他的门厅点缀得那等优雅的花草和那些珍奇的鸟儿，决定给它再添上“一笔”翠绿，便带去一盆瓜叶菊。毕加索一见我们，脸上就堆起了笑，说：“从没见过有人给一个老夫子送花的。”当他发现我的连衣裙料子颜色有的和花瓣相同，有的又相反，便说：“你想得真周到。”我把热纳维埃芙推到我前面，提醒他说：“美人在这儿呢，后面是聪明人。”

他笑着审视我们一番后，说：“暂且送给你们两个美名，就叫：古希腊与冉·古戒^①吧！”

头一次来访时，他只拿出几幅画供我们欣赏。这回他弥补了上次的过失，象搭脚手架似的把一幅幅画重叠地放在画架上：画架上本来有一幅画，他又在其上方和左右两侧各放上一幅，然后再往上叠加，直到达到最大限度的平衡。后来我发现，他差不多每天都要这样把画叠放在画架上，看上去简直象奇迹，别人只消碰一下就会散架。那天上午，画架上叠放着几幅公鸡图；一幅卡塔卢尼亚碗橱，橱里放着樱桃，背景由褐色、黑色和白色组成；几幅小型静物画——有的只画出一只柠檬，多数则画的是玻璃杯、咖啡杯、咖啡壶和摆在方格台布上的水果。他选这些画来搭成一个脚手架，仿佛在玩色彩游戏。架上有一幅朝里躺卧的裸体画，通过变形手法人物的正面也画了出来。这幅画的颜色很接近立体主义时期他常用的色彩。另外还有几幅维尔·加朗岛的风俗画，画中的树枝是摹仿凡高的点彩法绘成。还有几幅大概是根据卡塔卢尼亚的原始传说画出的母子图，画布上画满了身躯肥大的儿童和他们的母亲。那天上午他给我们看的多数画，都有一个与吃有关的基调：剥了皮的兔子，青豆烧鸽子，仿佛是对当时限购食品的一种补偿。在另外几幅画精心构思的背景上，象粘贴画一样贴着一节香肠。还有几幅女人肖像，画上的女人帽子上顶着鱼叉子，或菜盘。最后毕加索拿出他最近两年用变形画法绘制出的多拉·玛尔的一组肖像。我觉得这些画称得上是他一生中创作出的最美的油画：人物突出在灰暗和空荡荡的背景前，似乎象征着人类的悲

^① 法国16世纪著名雕刻家。

剧，而不象表面看上去的那样，只是张简单地变了形的女人脸。

蓦然间，他意识到给我们看得够多的啦，便离开他的“金字塔”，转身对我说：“我看过你的画展了。”我不敢问他有什么观后感，只好做出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他接着说：“你有绘画的天赋，依我看，你还需要坚持天天练习，下苦功夫。我很想了解你的绘画水平是怎样提高的，希望你能经常把你的新作拿来给我瞧瞧。”然后他又对热纳维埃芙说道：“我想，你和马约尔在一道，算是找到了一位你所需要的老师。好汉配好汉嘛！”

过后他讲了些什么我都没在意，离开大奥古斯都街后，我便心急火燎地跑回画室，操起笔就画了起来。

第二次拜访毕加索后不久，热纳维埃芙就回南方了。我很想单独去大奥古斯都街，但又觉得马上把自己的近作拿去给他看未免有点操之过急，尽管他曾一再热情地邀我随时去看他。我不止一次在心里嘀咕：他单独会见我时，能否赐我以青睐呢？我和热纳维埃芙一道去时，我们俩的出现使他回想起他的作品，特别是30年代常画的一个主题：两位女性，一个身体曲线突出，另一个则以呼之欲出的神态倾诉自身内心的冲突；前者没有后者生动，但造型很美，后者流露出哀怨悲伤的神情。在热纳维埃芙身上，他欣赏的是她完美的体态；在我身上，欣赏的则是一种能引起他的共鸣的忧郁。在他看来，我们俩就是他所创造的形象，这正是他对我们感兴趣的原因。我单独去时，他急不可待地把从我肩上发现的这种魅力告诉于我。

每天都有很多人等着他接见。他们有的在楼下萨巴斯那

间长方形房间里等候，有的在楼上毕加索的画室里坐着。每回我一去，他立刻想法找个借口把我领到另一个房间里，单独呆上一会儿。第一次他借口要送我几管颜料。我问他干嘛不拿出来给我，旁边的萨巴泰斯也插嘴说：

“是呀，帕布罗^①，你拿出来给她不就得了。”

“为什么？”毕加索反问道，“我要送点儿东西给她，难道要她多走两步去取一下都不行吗？”

还有一回，我骑自行车去他那里，不料半道上下起雨来，赶到他家时，我的头发都淋湿了。一看见我那副狼狽样，他就冲着萨巴泰斯叫道：“你瞧瞧！这个样子怎么行呢？”他抓着我的手说：“来，跟我到浴室去，让我帮你把头发擦擦。”

萨巴泰斯发话道：“听我说，帕布罗，我去叫伊内丝，她比你内行。”

“不用了。”说完，他就把我拉进浴室，仔仔细细地帮我头发擦干。

象这样的好机会并不是每次都能碰上。如果没有那么巧，毕加索就临机一动，随便找个什么借口。比如，有一次，他说要拿一幅很有特色的素描给我欣赏，可又不知道放到哪个犄角旮旯里了，得找一找，说罢，就撇下一屋的人来陪我。不管他找什么借口，其用心是很清楚的，即想探明我对他的特殊关照有何反应。我无意叫他一个人唱独角戏，看到他采取步步紧逼的手段，又实在感到开心。

有一回，他对我说：“我想让你看一下我的收藏室。”说着把我领到雕刻工作室隔壁的小房间里。进门左手靠墙放着一

① 法国亲朋好友之间的习惯是直呼其名，帕布罗是名，毕加索是姓。

个约二米高，一米五宽，30厘米厚的玻璃柜。花样繁多的艺术品摆满了四五层隔板。“这就是我的财富。”说完，又把我带到柜子跟前，指着一件很美的残缺不全的雕像说道：

“这是古罗马帝国时代的作品，当年，整个埃及都踩在罗马帝国脚下，有这块残片，我就用不着其余的了。”

柜子最上面那层隔板上，一字排开放着十来个高约30至50厘米细瘦的女人铜像。“这些是我1931年塑的。看这儿！”他轻轻地把我推到柜子的一边，指给我看那几块刻着女人侧面像、公牛头和农牧神像的小石头。“这些都是用这个刻的。”他一边说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单刃小刀，刀上镂有“奥比奈尔”字样。另一层隔板上，在从巴克岛收集来的一只木雕前臂和木雕手旁边，有一块约十厘米长的骨板。骨板两侧从头至尾模仿着梳子齿画出平行的短线，这两排“牙齿”之间，又画着两只正在搏斗的小虫子，一只正准备把另一只吞下。我问毕加索，这是什么玩意儿。他说：“是篦子，我完全可以送给你，但估计你用不着。”说罢，他就用手指扒开我的头发，仔细察看一番后，说道：“你用不着担心会生虱子。”

柜子中部，有一个青铜铸的“苦艾酒杯”，正面镂空，上面搁着一把真勺子和一撮假糖。他说：“我做这个的时候，你还没出世。那是1914年的事了。我用蜡制成模型，搁上一把勺子，叫人用青铜复制了六件，每件我都用不同方式描上颜色。喏，挺好玩吧。”他抓住我的手臂，把我拽到柜子的另一侧，我看见一个小火柴盒子，上面画着一个具有后期立体主义风格的女人头像。我问他是什么时候制作的。他说：“噢！有两三年了，这些也是。”他指着一堆画着坐在椅子上的女人像的香烟盒，其中有三个上面标的时间是1940年。“你瞧，我把纸盒